

文起波澜

## 扎根人民沃土,绽放创作繁花

李胜志

《弦歌》执行主编转来一组小说,拟编辑专号,让我写个评论,感觉压力山大。在我发表的600余件作品中,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评论屈指可数。下面就我有幸读过的几篇稿子,写几句读后感吧。

《守林人》突出了人物塑造。作品一开头就直接提到了三个人物:“我”“三爷”和“大佬”。“我”的身份是学生,刚上初中一年级,属于“半个劳动力”,主要任务是守夜,夜晚睡在林场,守护林木。“三爷”的身份是场长,作者突出了他的外貌特征——身体、四肢、眼窝、手指、年龄等历历在目。“大佬”的身份是副场长,简单介绍了其个头和年龄。传统意义上的小说都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主,作者抓住了人物,就等于抓住了小说的要害。《歧路,亦同行》也突出了人物:“我”和“一个男孩”等。豫南小县城的地理环境,夏天、夏雨的时令与自然,雨幕下男孩的“草编木鞋”与我的“塑料雨衣”相映成趣。由于“好奇”,彼此的灵魂不期而遇。

《从黄泥岗来》注重环境描写。如果说人物是小说的中心,环境就是人物成长的土壤。黄泥岗是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展示离不开这一片沃土。作者借用历史小说中的人物说事,又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人物成长的社会环境。《小偷遗留的手机》环境描写

若隐若现,让人感觉故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读着读着,“光州市西山街道办事处的梅岗社区”的地理环境便跃然纸上。社会环境也时不时地在读者眼前浮现:“表叔来了。他骑野狼摩托,穿着不合时令的黑色皮大衣,脚蹬三截头的黑皮鞋。”表叔的派头折射了时代特征。

李胜志、邹相、万全云、子圭、王刚、袖侠等在小小小说情节设置上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制造悬念上都能苦心经营,结尾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小小小说是个大世界。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的小说体裁,它越来越受到业界的重视和读者的青睐。小小小说之所以渐趋火爆,是因为其情节最能给读者提供情绪价值和审美体验。如果说人物是小说的中心,情节就是人物成长的历史。没有历史的人物是苍白的,有了历史的人物则是丰满的。如何在尺幅之内掀起滔天巨澜,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作者的创作才情。

黄森林的《一路前行》、李勇的《月寨》、彭晓航的《无支祁》和刘玉霞的《唱花鼓戏的女孩》,可圈可点之处同样很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紫弦大地,人杰地灵。小说作者众多,除了上述之外,据我所知,还有不少高手。由于这次没看到具体作品,就不再一一罗列。

苔藓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们的小说队伍正在发展壮大。光山一批有志向的小说作者已经起步,只要持之以恒,马不停蹄,最后不仅能登上高原,还能攀上高峰。

但是,我们不能好高骛远,要立足当下,打好基础。徐悲鸿画马、齐白石画虾、达·芬奇画蛋,中外艺术大师都在基础上长期历练过。清代郑燮《题画竹》云:“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意思是说,画竹子坚持四十年不间断,白天泼墨晚上思考。经过多年努力,繁杂的笔墨没有了,而竹子的形象却跃然纸上,画风独特,是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艺术都是相通的,小说创作也不例外。

当然,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一篇成熟的作品,仅仅具备人物、环境和情节这三个要素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在语言上狠下功夫。同一个故事,让不同的人来讲,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光山小说作者在创作上不能满足于把故事讲完整,还应该致力于把故事讲精彩。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剔除书生气和书卷气,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以人民为中心,虚心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这样,我们就会拥有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捕捉到创作的灵感,丰硕的创作成果。

诗品时空

## 七月流火

余彤彤

最诗意的莫过于“七月流火”  
暴雨懂得及时剿灭酷暑的狂妄  
瑰丽多彩的夏装是人们接纳酷暑的姿态  
简约才是灿烂,凉爽才是消暑  
神秘的当属裙裾撩起的心事

田野上,灌浆的稻花飘着香  
一阵雨不请自来,赴一场完美之约  
织就一幅夏日图画  
那件蓑衣,足可以让夏日出人意外

夜幕降临,一浪一浪萤火  
提着灯笼巡查  
藤架斑驳月光,山风悄无声息  
蟋蟀们扒开草丛,做一些不切实际的梦  
明日依旧炎热

心静自然凉。到深谷去  
躲开身边的烦心事物  
看惯了的都属于过去  
奇妙的,夺目的,还在不断上演  
所有的心思,莫不是“天凉好个秋”

## 小狗多多与麻雀

何艳

母亲家养了一条小狗,名叫多多,它的脾气颇为温柔,通人性,养了六七年了,还没惹过事。

每次去母亲家,它都温顺乖巧,摇头摆尾,热情迎接。

我非常喜欢它,每次去和它都有一场“必修课”——给它挠痒痒。挠痒时,它立刻全身放松,满脸享受。它很聪明,如果不给它挠痒痒,它就要无赖,有的是办法征服你:用头依偎着你,用嘴亲昵地蹭你,还用屁股在你腿上蹭来蹭去,吸引你的注意,让你明白它的意图,密切与主人的关系。

多多是侄儿从外面捡回来的小狗,从小精心喂养,吃狗粮长大,所以每次吃饭,都是米饭拌狗粮。它吃鸡蛋只吃蛋黄,偶尔吃点肉、啃啃骨头,肥肉不吃,还是挺挑食的。

狗的饭盆放在院子里。小小的天井院不大,从正屋到厨房的上方还搭建了一架水泥悬梯,小院又被遮挡了一部分,显得更小了。

多吃剩的米饭,通常会吸引很多麻雀争相啄食。麻雀却不嫌院子小,总能准确地一头扎进小院。它们的胆子非常大,即使院子里有人,也不怕,安然吃着它们的饭,还会呼朋唤友,自来来吃。

母亲是佛家俗家弟子,仁慈心善,她非常宽容这些小麻雀,不撵也不打,任由麻雀随时到访。所以麻雀在小院里非常逍遥自在,如自家养的家雀一般,蹦来蹦去。

小狗多多可不管这些,它护食,看见小麻雀吃自己的食物,直接俯冲过去又咬又撵。狡猾的麻雀见小狗来了,立即飞走,等一会儿见没动静又会飞下来。它俩你来我往,我进你退,来来回回,打起了游击战。小院成了它们追逐的舞台,因此变得生动热闹起来,也给小院增添了无限活力和生机。

万物皆有灵性,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我们应该保护、爱护动物,与之和谐相处。有爱心的世界才更完美。

人在旅途

## 初游南泥湾

邹晓峰

在去延安之前,我就决心要去看看南泥湾。不管昔日的南泥湾是怎样的情景,在我看来,她早已被誉为歌唱家郭兰英一曲《南泥湾》给唱红了,唱醉了。正是怀着这样的梦境,我寻走伟入路,体验陕北情,带着一种精神的依托和期冀,从千里之外的河南信阳来到了仰慕已久的南泥湾。

南泥湾,陕北这个响亮而辉煌的名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从老师的讲解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了我向往和魂牵梦萦的地方。如今当我走进南泥湾这片神奇的黄土地,就仿佛看到了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在南泥湾如火如荼改天换地的一幕幕壮阔场面。

导游告诉我,当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反动派向我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和多方非生产人员的增加,一时间,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纸,没有油,冬天没有被子盖,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这一

困境,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救运动在南泥湾开展起来了。

在王震旅长的率领下,广大官兵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经过三年艰苦奋斗,终于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为边区的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由此形成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敢于征服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南泥湾精神……

随着南泥湾的发展,越来越多知名人士到这里小住。著名诗人萧三、艾青、何其芳,作家吴伯箫,音乐家贺绿汀以及农学家陈凤桐也到这里访问,还有一些国际友人也来这里做客,他们用自己的笔,将南泥湾的业绩和精神传遍了全世界。

眼前的南泥湾,果然一派绿水青山的“小江南”景象,我情不自禁地放声高歌: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

我们先参观了党徽广场,在硕大的红色党徽前合影留念,随

后来到南泥湾国家湿地公园,领略南泥湾“天水蓝、湿地绿,头巾白、塬土黄,革命红”的新画卷,最后来到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驻足在一幅幅照片前,认真观看一件件展品。大生产运动的艰辛和火热。

离开的时候,我再次情不自禁地放声高歌: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往年的南泥湾,到处是荒山,没呀人烟。

如今今的南泥湾,与那往年不一样。

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

因为,在广泛流传、影响深远的当首推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南泥湾》那熟悉的旋律中,进一步感受到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